2011

忻城文史资料

旧事



参加马泗抗日游击队回忆

郭如明

第三辑

政协忻城县委员会文史委编　1995·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名题字：钟家佐

忻城文史资料（第三辑）
中共忻城县委宣传部
准印证：№30021
新会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5.8.

前　言

今年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五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取得伟大胜利的五十年！

五十年前，我国人民，以数不清的血、汗和眼泪，才换来这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

我生长在这个不幸之年，但却有幸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也曾和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强盗，作过殊死的搏斗！

去年旧历三月，我回乡为先人扫墓。在柳州曾和张作材、覃炳刚两位兄长畅谈一九四四年尾与一九四五年间，打日本鬼子的旧事。

两位兄长一再嘱咐我抽时间写写旧事！其实，从道义上说，我应该写，因为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块沉甸甸的压石，长时间压着我的心胸，令我不能畅顺地呼吸！

一九八六年离休后，我曾多次梦见家乡三位牺牲在抗日沙场上的兄长。他们笑容可掬地对我说："六弟，此时此刻，你是居安思乐、居安思乐了！"

梦醒过来，我仔细地寻思梦意，心里头实在苦啊！血和泪在奔涌！我真的在居安思乐了吗？

老战友张作材兄长去年十二月一日去世了！可耳内仍不时地回响着他老和多病的覃炳刚兄长的嘱托，我终于在嘱托的鞭策下，动笔写马泗抗日游击队的旧事了！

写《旧事》的目的：（一）是把这些战斗历史重现，以敬献给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儿子莫加星同志以及二支队的领导人

2055/15

和所有的参战弟兄；（二）借此机会悼念莫德裕、韦镇金、阮吉祥三位杀敌牺牲的战友！（三）希望《旧事》能促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认识中国的过去，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继承革命前辈遗志，勇敢地去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疯狂的日本法西斯强盗；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打垮了美国帝国主义武装的国民党反动派，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今天，她又通过改革、开放，引导全中国各族人民齐奔小康！

中国，正展开她那巨大的翅膀，向和平祥和、美好幸福的未来奋飞！但是我们仍需要面对这动荡不安的世界！看吧！西方的世界宪兵，正在招降纳叛，企图摧毁社会主义阵营；德、意新生的法西斯党在复活、在叫嚣！澳姆真理党的狂徒们，到处制造惨案！他们在日本的火车上投放化学剧毒，杀害无辜！并狂呼今年是世界末日！有战争根源存在，世界那有宁日？五洲四海不是仍在隆隆的炮声中？

可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从战败、无条件投降直到现在，始终没有一届政府敢于面对日本的侵略历史，敢于向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请罪！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在千方百计地篡改历史，千方百计地美化侵略战争！连令世人震惊的南京大屠杀也在日本强盗否定之列！

我们天天讲向前看；天天讲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天天去维护世界和平！可是，人家能够与我们有同样的情怀和共同的语言吗？

“前事勿忘后事之师”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真理！

写于 1995 年 6 月 25 日

一、愤　发

一九四四年初冬，天，特别阴沉，到处是黑压压的云层，还长时间下着牛毛细雨。寒风刺骨！真的是天寒地冻！可是，更叫人寒入心扉的，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入我们的家乡故土！人们尝到了亡国亡家、当亡国奴的滋味！都感觉到随时都可以受到死亡的威胁！

那时，我们大塘街的街坊邻里，大部分人逃到木罗乡白遂村的糖锅、龙岭、龙归、朝龙等小村屯避难！初时，大伙都以为这里山高林密路陡，日本鬼子想来也不敢来！只要有粮食供应，就可以坐待我们的国军反攻、收复失地！

人们的愿望和理想未免太天真了！其实天底下那有这么天真的事？

几天以后，日寇川久保太郎的宪兵队进驻大塘，我们的五舅韦立法，不知是受人唆摆、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出来当大塘乡的维持会长。东门街的曾××、大塘村的蒙××相继跳了出来。

日寇川久保太郎有了爪牙之后，首先查问莫家瑞先生（莫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陆军次官学校学习时，川久保太郎的父亲是他老师。）是否在家？其次查大塘、思练、木罗、三寨的乡长是谁？

大塘乡公所的人员撤退下乡时，还留下几千斤食盐（供应人们逃难后食用。），囤放在大塘村吕家。

大哥（我的胞兄郭如亮、大塘乡乡长。）趁鬼子进驻大塘不久，并且只有十几个鬼兵驻扎在汽车站内，于是派姐夫钟绍铭回大塘村吕家去挑盐，并打探情况。绍铭姐夫还带着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支步枪回大塘去。

第二天上午，去挑盐的人们先后回来了，他们说：我们大塘，除车站有几个人走动外，老街已成了死圩场！鸡犬之声不闻！

下午，绍铭姐夫空手回来了！经大哥一再查问后，才知绍铭带出去的步枪，被立法五舅手下的人缴械了！并且还要他带口信给如亮大哥：川久保司令要如亮回来当乡长！

大哥听后，气得太阳穴上冒青筋，双目喷火！一抬手，狠狠地给绍铭一记耳光！并声言：你钟绍铭无论如何都得把枪给我弄回来，不然，我第一个就收拾你！

朝龙，这个原来只有两户姓莫的人家居住，而今，却多了几十家逃难的人，一转眼，也就成为一个热闹的村落了！

早几天，朝龙山上还是十分平静的。自从钟绍铭被大塘维持会缴械的消息传开后，汉奸、走狗们溜到朝龙山下的都六村来放空气了，他们扬言：郭如亮不带大塘乡公所的十多条枪回来当乡长，皇军一定围剿朝龙……！于是乎，山下山上，谣言满天飞！这一来，令某些人真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概了！

形势危急！如亮邀请木罗乡长杨昌梧，三寨乡长刘树楠来商讨对策，可是他们已作出决定，带家小离开朝龙这块是非之地！他们说，以我们的力量，是斗不过日本鬼子的，避之则吉！如亮十分愤慨的说：你们要的是亲人家小，趋吉避凶！走吧！走得远远的！老子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我堂侄郭炳祺（一三一师少将参谋长）奉命防守桂林，现已城破地失，生死未卜！我妹夫被汉奸缴械，并传令要我郭如亮携枪投降！跟五舅去当日本鬼子的汉奸、走狗！你们走吧！老子这一家大小准备拿盆子接血了！要我郭如亮出去当汉奸乡长，

除非朝龙脚底朝天！西方日出！

商讨不欢而散了！第二天，果然又有几家悄悄地搬走了！是杨、刘两位乡长和他们的亲戚之家。朝龙山上，人心更惶惶然！

为了朝龙山上众乡亲的安全，大塘街的亲友、弟兄们都主动地向如亮靠拢。邱英才表舅、莫德裕表兄以及街上的甘国贤、张金材、唐德甫、阮吉祥、韦鸿禧、韦献尤，睦林村的韦镇金表兄等等。他们自觉的组织起来。镇金表兄亲自从韦鸿树表兄处借来一支捷克造的七九步枪。他们编班轮值，小心谨慎地在朝龙山上的几个主要通道口，日夜防守！

国家仇、民族恨，令这帮平民百姓觉醒过来！他们紧握手中枪，一个个苦练射击本领。十多支老爷步枪，让他们擦拭得油光精亮，爱如至宝！这不仅是为死保朝龙一隅之地，更不是坐待日本强盗前来“清剿”、国军的反攻……。他们已下定决心，在敌人的后方，杀开一条通向民族解放的血路！

二、初　战

农历十二月，寒风凄凄，雪雨沥沥！如亮大哥带领我们十多个兄弟，在朝龙山上誓师出击了！他站在庄严肃穆的队伍面前说：我们是同街、邻村的兄弟、叔伯，亲朋好友。过去，我们没摸过刀枪！德裕表哥、镇金内弟等，都是家有小仔嫩女，肩上负着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可是，在国家民族遭受深重灾难的今天，他们心里头装的是民族深仇，国家和人民的大恨！

记得在表决心时，德裕表兄说过：打日本仔，我是决心打到底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有赚！镇金表兄却唱抗战歌

曲：国家危险，好男儿奋勇当先，那管它山遥路远！准备着忍饥耐寒，战死沙场我心愿，爹娘儿女要安全！

大清早，我们从朝龙下山，来到都六村，出村后，就是不明朗地区了！

韦鸿禧、韦献尤叔侄俩当尖兵，经过仔细搜索，队伍才沿着山边小道向木洞屯方向进军。

接近木洞屯时，突然听到前面山腰上有口哨声，我们立即在山边的岩石、小树丛中隐蔽起来。

不久，韦献尤跑过来了，他说，彭志雄他们先到了，八个人。就在木洞村公所后面的山边隐蔽。

待我们赶到山边时，彭英、彭志雄叔侄带的高楼子弟兵已在等待我们了！这是大哥早两日和两彭约好在这里会师，伏击鬼子！

彭志雄介绍情况说：据我们多日的侦察，每日都有十个八个鬼子往返于忻城大塘。番号是川山最烈。有人说，川山部队的鬼子枪法十分了得！只要把枪托往腋下一夹，要打哪里，立即命中！吹嘘得神乎其神！

我们一边休息，一边研究作战方案，结果决定在木洞村口狭窄的山道旁埋伏，组成一线火网，使之更有效地杀伤敌人！同时也宣布了战斗纪律。于是，我们就按布置的位置，紧守岗位！

严冬时节，寒风飒飒，雪雨朦朦。急行军时，跑得我们周身冒汗、热气升腾。但一抱枪坐在阵地不久，石板的寒气，很快地从臀部传遍全身，我禁不住打起寒战来！

镇金表哥用手拐碰了我一下，笑着问：明表，你怕吗？我问：怕什么？他说，怕日本鬼川山最烈！我才不怕它什么烈呢！我有一支枪，有一块大石头作为掩体，我在暗中，它小

鬼子暴露在我的枪口之下，你看我怕它？还是它怕我？镇金表哥笑着赞许说，讲得好！很有见地！

接着，他又开玩笑说，听人讲，凡是第一次参加打仗，枪一响，就紧张得痾尿放裤裆！

这一讲，引得在坐的人都大笑起来！高楼来的杨小弟也很诙谐地说，打完仗，就马上检查内裤，看哪个的裤裆臭尿骚？这一下，更搞得大家捧腹大笑！寒冷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等亲友来赴宴难，等豺狼进陷阱更难！今天啊！大家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

寒风越刮越猛，冷雨也越下越浓，好象有意考验这十几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

其实，时光是最公道的，它总是一秒、一分地走过去。待我们食完了红薯、芋头之后，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

高楼有三两个弟兄认为：今天是白等了！

接近四点钟时，在山上了望的彭志雄跑下来了，他很风趣地说：豺狼就要进圈了！一共十一只。我们分任务，按指定的目标射击，不要紧张，要沉着镇定，瞄得准准的，我们一轮枪，就可以全部收拾这帮豺狼！

现在它们离我们还很远，我们有的时间来准备。大家千万记住，要听从指挥！郭乡长的指挥枪一响，我们就一齐开火！

一场即将打响的灭狼之战在鼓舞着我们！大家精神振奋、心情紧张！握枪的手也沁出了热汗！

不久，耳际传来了磕磕磕磕……的皮鞋声。这刺耳的皮鞋声，是日本强盗的兽蹄践踏在我们家乡神圣的土地上！激起了我们的杀敌怒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透过朦朦的细雨，十一个日本鬼子，正从约五百米处慢慢地磕了过来。

骄横的日寇，都把枪横架在肩背上，一点也不提防，好象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是它们所说的“皇道乐土”！

镇金表哥把枪架在一块大石头上。他自言自语的说：看你川山最烈？还是老子的七九穿心弹最烈？

此刻，我们各自的枪膛，都填进了子弹，战斗就在眉睫！

大家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十一只豺狼。四百米、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八十米了！叭！叭！指挥枪响了，驳壳子弹首先射进敌群。紧接着，步枪、手枪噼噼叭叭响成一片！

十一个日本鬼子，东倒西歪，一下子就倒下了一大片！

我打一枪后，仍紧紧地勾着枪机，镇金一看，立即提醒我：快退弹壳、上子弹，再瞄准目标打！

等到我打响第二枪后，冲锋的讯号已经发出了！冲啊！杀呀！德裕、镇金、英才表舅以及高楼的弟兄们，似一股风冲了过去，我也跟在他们中间冲了过去！

一个没有被打死的鬼子，十分狡猾！他卜卧在一个死鬼子身边，六五步枪压在他的手下，英才表舅跑过他身边，镇金距英才也是几尺远。鬼子以为后面没有人了，很快地提起枪，镇金表哥眼疾口快，大吼一声：老邱卜下！英才表舅反应灵活，一刹时就蹲了下来。镇金的枪响了，这狡猾的鬼子，身子弹了一下，步枪也弹过一边去了！

大老邱（英才表舅的绰号）回过头来，朝鬼子的头上打了一枪，一边骂着：操你妈的，老子差点被你暗算了！说完，走过去拾起那支六五步枪，背在肩上。

从指挥枪打响，到战斗结束，只用去四十分钟，十一只豺狼全部被打死，缴获四支日本六五步枪和少量六五步枪子

弹。（十一个鬼子的皮鞋，全被高楼的兄弟脱下，当战利品。）

在一支六五步枪上，拴着一块铁牌，上面印有川山三支字号。

镇金表哥看了，很鄙夷地说，什么川山最烈？不过是几摊豆腐花而已！（豆腐花指脑浆）

战斗结束后，我们和高楼的兄弟们清扫了战场，（把鬼子的尸体丢下山边的深坑。）之后，各自走向归途。

三、恳　谈

木洞伏击战的正义枪声，传到了大塘、都六、朝龙、龙岭、龙归、糖锅等等乡村。这枪声，令好人振奋！使鬼子震惊！更叫那些丑类胆裂心寒！

我们是在天完全黑了才回到朝龙的。看守坳口的甘国贤、张金材和阮吉祥，看到我们从日寇手中夺过来的钢枪时，非常振奋！个个争着抚摸这两支闪光发亮的日造六五步枪。

吉祥要求说：大哥，留一支六五给我们守夜好不好？还没等大哥表态，镇金和大老邱已从肩头上取下枪递给阮吉祥和张金材。镇金诙谐地说：特镳（阮吉祥的绰号），今夜，这支枪给你摸摸，你要象摸老婆那样，要是你也有胆量，以后也去夺它一两支回来！

一觉醒来，已是七点多钟了，全身骨架好象松散了一样，软瘫瘫地躺在床上，几乎爬不起来！想不到昨天的猛冲竟耗去那么多体力！

镇金表哥来喊我：懒虫，黄天老晏了，还卷着不动！记得我们今天站第一班岗吗？说实话，如果有人代替，我真的想赖死不去值岗放哨。可是，这是万万赖死不得的！它关系

整个朝龙地区近千人的安危！

匆匆地漱洗毕，接过大嫂递来的枪和子弹，另外又递给我--包甜的荞麦窝窝。于是，我跟着镇金表哥接岗去了！

接了唐德甫和大炮（我二哥如桂的绰号）的班，我们坐下来啃荞麦窝。过后，我叫镇金表哥打开裹脚纱布让我看看，昨天冲锋时，被石头戳破的伤口。他说：伤口有一寸多长、有两颗米深，好在伤在脚后跟，血也不多流！用生草药包裹着。

我劝他说：表哥，你脚部受伤，应该留家休息，最多是放放哨，出击你就暂时不用参加了，等脚伤好后再参加！

他一本正经地说：表弟，你千万不要嘴多多！你要是把我脚伤的事告诉我姐夫，（大嫂是镇金的堂姐姐）我一定老实不客气地收拾你！

你的脚伤得这么历害，枝香姐不埋怨你？表弟，你看错人了！温枝香也是个有肝胆、有热血的女性，很懂得爱国。我脚板上敷的草药，是她找回来捣烂，亲自给我包扎的啊！

听了镇金表哥的这番话，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么多忠诚儿女，小日本想灭亡我国，这不是痴人作梦吗？

我说，表哥，你有个温暖的家，小仔嫩女，我看你还是为我们留守朝龙，这也是个重要的岗位啊！

镇金十分严肃地反问我：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生在这不幸之秋，国难当头，应以国事为重！如果个个都贪恋自己的小窝？还有谁来共赴国难？我姐夫（指如亮大哥）不是也有一个温暖的家和小仔嫩女吗？他出来领头打日本鬼，还带上一个二十岁的弟弟，他图什么？

日本鬼子要消灭我们，而我们也要消灭它！你还记得我们学过王翰的《凉州词》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

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

这天夜里，我虽然仍感困乏，可总没有睡好！翻来覆去，眼前总是反覆出现和镇金表哥在木洞并肩战斗和今天在坳口放哨的一幕幕，我深深的感到这位壮族人民的儿子的高大形象！半天的恳谈，我才真正领略到他开阔的心胸！心想：他为什么会如此成熟?!

四、痛　失

天亮了。仍是阴雨朦朦，我还睡在床上，听见大哥正和人谈话：英才表舅，您和德裕表哥阮吉祥兄弟出去侦察一下，看看从宜山到大塘这条公路线上，鬼子的活动情况。只是侦察了解他们的活动规律，以后再作打算。

镇金插嘴说：吉祥今天轮到值班放哨，我和英才表舅、德裕姑丈一道出去。大哥说，你脚疼，不要你去了！我叫如明去。镇金急切地说，我的脚不疼了，我一定要去，一切都准备好了！

吉祥因为今天中午轮到他值岗，又看到镇金一点不让，也就不敢和他争论了。大哥告诫说，不管哪个去，都一定要听舅老爷的指挥！了解情况后，立即归来！我们找机会在这带狠狠地敲它鬼子一下。

此刻，毛毛雨越下越浓，三个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侦察小组，很快就消失在浓浓的雨雾之中。

中午，大哥来替我值岗，问舅老爷回来了没有？

下午四点钟过去了。冬天，夜，好象来得特别快，这时，四周已是灰朦朦的了！大哥十分焦虑地等待着侦察小组的归来！

天，完全黑了！人仍未归，大哥急不可待，马上叫韦鸿禧、韦献尤、唐德甫三人火速出山寻找！

九点多钟了，不少人家已在温暖的被窝里安详地入睡了。我伴随着心急如焚的长兄，在摇曳不停的灯光下，守候着先后出山的亲友和兄弟！

接近十点，屋外响起了急速的脚步声，大哥立即奔了出去！我紧紧地跟在后边。

透过昏暗的灯火一看，不远处，两个搀扶着一个左摇右晃、后面还跟着一个。原来是鸿禧叔侄俩搀扶着昏迷不醒的邱英才表舅！他湿漉漉的上衣布满了斑斑血迹！脸色也是一片苍白苍白！

大哥吩咐鸿禧叔侄俩，把表舅扶进草屋里去，让他靠在床上。

在两盏二号灯的光照下，大哥亲自察看了英才表舅的伤势，接着，叫献尤立即请孙医官过来！

这时，草屋里燃起了红红的炭火，明亮的火水灯下，站着很多有心人。嫂子背着小侄阿义，端着刚煮好的鸡旦糖水，让唐德甫兄弟喂英才表舅。他靠在棉被上，只喝些糖水！

孙医官轻轻地为舅老爷脱下被汗水泥尘血迹粘结的衣服，用热水擦拭身上的血污，并换上干净的衣服，紧接着，又为他消毒伤口、注射麻醉药等等。

在四盏火水灯的相照下，孙医官十分细心地从英才表舅的肩胛内取出了大小三块弹片，缝了好几针，然后才为他敷药、包扎。

手术结束，表舅仍处于半昏状态，众人的心情和大哥的心情同样沉重！

鸡叫两遍了，英才表舅睁开迷糊的双眼，挣扎着要爬起

床。大哥轻轻地扶着他斜靠在厚厚的棉被上。

他向四周围看了又看，一张张面孔，都是那么焦急！一张张熟悉的脸，又都是那么地忧虑！当看到大哥扶着他时，竟情不自禁，哇的一声痛哭起来！如亮、如亮，我无用！我无能！我没帮你带回两个兄弟！我有罪啊！

此时此刻，我们都大概的明白了！一个个亲人好友的心啊！都像刀绞一样疼痛！

大哥强忍着内心的痛楚，安慰着受伤的表舅老爷！待表舅沉痛的心情缓解后，哥才开口问：您现在觉得怎样了？肩胛的伤口疼吗？想食什么东西？他摇摇头。

隔了好一阵，英才表舅的情绪有了进一步好转，大哥又问：才舅爷，您能把昨日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吗？

他睁大冲血的眼睛反问：什么昨日？今天下午，是今天下午！哥说，现在已是鸡叫三遍了，不久天就亮了呢！

我，口干得很！快给碗冷水给我喝！表舅说。

一碗冰冷的茶水下肚不久，表舅的神智也慢慢地恢复。又过了一阵短暂的时间，英才表舅才把昨日下午的战斗情况讲述一遍。

昨天早上，我们三个人从朝龙下山，在都六村打探了一下消息，一位老人家告诉我们说，早两日，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鬼子从宜山下来，有早来，也有晚到。

情况严峻！我们必须一路小心，搜索前进！

镇金争着要当尖兵。走到都六村和丢达屯交会口，出公路的时候，我们特别小心，沿着公路边缘，凭借着山边的巨石、芒草的隐蔽，向六滥村前进！

不久，我们三个人，分散隐蔽在六滥村口右边山腰的芒草丛中了！

过午了，我们拿出自备的干粮来充饥，食后，就在原地的芒草丛下打个盹。

又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听到磕磕磕磕……日本鬼子的皮鞋声，并夹杂着叽哩呱啦的人喊马嘶声，我们循声向六滥大村那边看去，一大帮日本鬼子正从宜山方面向大塘开来。

我立即宣布：隐蔽好！鬼子太多，千万不得莽撞！

鬼子一百多人，有少数骑马的，有马上驮着枪炮的，更多的是步行，他们稀稀拉拉，走了很久，才走出六滥口。

鬼子过去半个小时左右，天上又下起了毛毛细雨。我对德裕和镇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收队回去！

镇金说：鬼子的大队人过后，必定有些零散掉队的，我们等一下再收队，出来一趟不容易！岂可空手而归?!

德裕也喊着再等一阵。

我告诫他们说：我们的任务是侦察敌情，现在已了解到情况了，就应该立即回去汇报，赶快收队！

镇金犟着说：您怕死，您老人家就走！我和德裕姑丈（温枝香的堂姑姑是德裕的妻子。）再等个把钟头。

他们两个犟着不走，我劝说了好几次都没有用，也只好留下来，陪伴他们再等一下了！

等待了大约四十分钟，果然又听见稀疏的磕磕磕磕皮鞋声！

十个日本鬼子，稀稀拉拉地走过来了，只有五个鬼子兵带有枪枝，另外五个是徒手，佩着刺刀，而带枪的鬼子，也都把枪横架在肩上。

镇金急不可待地小声说：表舅，打啰！我立刻制止！并下令不准打！先了解情况再说！镇金面红耳赤，两眼冒火，咬牙切齿地说：瞄准背枪的鬼子打，每人只打两枪，可以全部

收拾背枪的敌人！没枪的鬼子，可以慢慢收拾它！德裕十分赞同，也跟着喊打！

我再次制止！可是，镇金叭！的一枪，公路上一个沉重的鬼子身躯倒下了！紧接着德裕的枪也响了，第二个日本强盗的脑袋跟着开了花！

这时，我也没有考虑的余地了！也向背枪的鬼子射击。五个背枪的鬼子被撩倒了！正要收拾那几个佩刺刀的鬼子。

突然间，从六滥村那边射来密集的枪弹！真没料到，在这些零散鬼子背后还有大队鬼子兵！

我们的掩体，除了几棵芒草之外，再无其他物体了！德裕、镇金两人马上跳起身来，冲上山腰的开阔地，卧倒、换上子弹夹，向从六滥方面汹涌而来的鬼子，瞄准，射击！

冲在最前头的，是一个骑着东洋大马的鬼子军官，他挥舞着长剑，叽哩呱啦地狂叫：叽哩！八格牙奴！八格！土匪、土匪！

镇金咬着牙，双目迸射出怒火！操你妈的日本强盗！叭！这个万恶的狗强盗，帽子飞了！脑壳也开了花！紧接着第二枪、第三枪，他看着一个个鬼子兵倒在自己的枪口上！于是笑着说：哈哈！老子够大本又有……赚字还没出口，一排排密集的机枪子弹横扫过来，德裕、镇金的枪不再响了！

后来，日本鬼子还向我们的阵地发射迫击炮和枪榴弹，我听到几声轰轰轰的爆炸，手臂一阵麻木、剧疼，跟着就懵懵懂懂的了！

英才表舅的说话刚停，德裕表嫂和枝香姐姐姑侄俩同时哇的一声号啕！接着她俩晕死过去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